

声音的力量——盲童世界里也有光亮

有一种生命,困于黑暗;
有一种声音,点燃希望。

在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阅读声、陶笛声、讲课声……声声相续,从未止息。这些来自志愿者的声音,帮助50多名盲童获取新知,亲近艺术,追逐梦想。他们当中,有的登上舞台,有的考入大学,有的重拾生活的勇气。

虽然“视界”无光,但他们的世界充满光亮。

我用耳朵找到光亮

声音,是盲童和外界沟通最重要的渠道。在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声音尤其珍贵。

小瑞童,今年9岁,先天失明。每周四下午,她都会早早站在三楼阅读室门口,等待即将开始的绘本阅读课。

“同学们好!”一声问候传来。“任老师好!”小瑞童和她的20多个伙伴准确喊出了今天的讲课老师——任丽群。她是爱心团体“耕读绘”的一名志愿者。

由于盲文书籍数量有限,一些盲童摸读速度不高,这些志愿者便利用活动课时间,为孩子们诵读绘本。

“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读到这句,任丽群便停下来,拿出准备好的毛绒玩具,一一发给孩子。

“这就是软绵绵的感觉。”长颈鹿、天线宝宝、小白熊……孩子们拿在手里,贴在脸上,仔细抚摸。

课间,一首《天空之城》传来,悠扬婉转。循着曲声,推开一间教室的门,一个瘦高男孩站在教室一角,吹奏陶笛,面向窗外“凝望”……

这个男孩叫邹新宇,初二学生,双目失明。一向寡言的他,只要拿起陶笛,笑意就会浮上面庞。这首曲子是他前几天跟着“神笛”马良老师新学的。

马良是一位陶笛爱好者,一个偶然机会了解到,特教学校没有陶笛课,便萌生了教孩子们吹陶笛的想法。

“去年春天上第一节,来了二、三十个学生,后来又增加到七八十个,课堂不得不从教室搬到了食堂。”马良有些遗憾,一个人实在教不了这么多学生,最后只留下25个。

课间、午休,甚至放学以后,校园里经常传来陶笛声。“有些孩子很内向,不愿多说话,音乐成了他们表达自己的重要方式。”马良说。

与平日的喧闹相比,周末的校园安静得多。但在一些高年级教室,经常传出一些讲课声……

“被录取了!”十年前视力下降那天起,马爽就没想过,自己能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再过几个月,她将进入山东一所医学院学习。

她把好消息最先告诉了“姐姐”崔靖苑。崔靖苑是东北农业大学助残支教志愿者协会的大三学生。三年来,她一直给马爽补习化学。在马爽看来,“姐姐”的讲课声,是她冲刺高考路上的向导。

“盲童基础薄,学习比较吃力。周末,不少盲童跟着大学生志愿者多学些知识,既是课内学习的补充,也是不可多得的陪伴。”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盲部教学主任尹英说。

“虽然‘视界’无光,但我们用耳朵找到了光亮。”马爽说。

黑暗中,那最美的声音

阅读声、陶笛声、讲课声……这些声音不似洪钟震耳,不曾惊天动地,却如涓涓细流,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

从东北农业大学到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要乘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往返就是三个小

时,大一学生王珏和她的同伴风雨无阻。

20岁的王丹看不见汉字,小她8个月的王珏读不懂盲文。讲课,全凭一张嘴。

辅导盲文题时,王丹先把题目摸读出来,念给王珏。王珏记录下来,再把解题思路讲给王丹,王丹边听边记。

有时,两个小时一堂课,只够讲几道阅读题。王珏说:“慢,不怕,只要能让她多学一点,我就一直教下去。”

相比高年级学生面临的高考压力,低年级的阅读显得轻松许多。但如何选绘本,设计什么问题,怎么和孩子互动……成为“耕读绘”志愿者们最挂心的事。

在课堂上,读到舒缓处,他们放慢语速;读到激动处,他们声调高扬。随着声音起伏,孩子们或神情紧张,或皱起眉头,或面露喜色,或蹙然忧伤……他们喜欢,并且陶醉。

慢慢地,“耕读绘”形成了默契——树伟老师讲绘本故事,马澜老师讲儿童文学,秋菊老师讲国学经典……每堂课都来两三名志愿者,他们从未缺席。

这边,读书声未落;那边,陶笛声又起。

“要把孩子的手指分别放在每个气孔上,告诉他们每个指法代表的音符。一个音高,要唱十遍、二十遍,他们才能记住。”马良说。

刚学陶笛时,孩子们遇到不懂的地方,不愿开口问,马良很头疼。但他没想到,一旦入门,他们竟然学得很快。同一首曲子,普通孩子要学两节课,他们一节课就能吹下来。

因为“杰出”的表现,邹新宇得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马良珍藏多年的限量版陶笛。他把陶笛挂在胸前,当成自己最贴心的宝贝。

不久前的一次“为爱献声”主题活动中,邹新宇和同学一起



东北农业大学助残志愿者、大一学生王珏(右)为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盲人学生王丹补习英语(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摄)

受邀参加了表演。

“这些孩子身上有闪光的天赋,是上天为他们打开的另一个世界。”马良说。

声声相续,让爱的光照亮孩子的前途

如果说爱心让声音充满力量,那么持之以恒的付出,给这声音增添了更闪耀的注脚。

从最初说不清从句的概念,到现在连长句子都分析得“很溜”,不到一年,王丹的英语水平明显提高。在“小老师”的帮助下,她离大学生活更近了。

2015年以来,东北农业大学助残支教志愿者协会先后有60多名学生参与到助残服务中。其中,10多名盲童学生从中获益。

老一届的学生毕业了,新一届的学生又补充进来,一届接着一届。

“只要有上大学的意愿,不管他们成绩怎样,我们都会给他们辅导。”东北农业大学助残支教志愿者协会副会长袁智群说,把知识教给需要的人,是我们最骄傲的事情。

每到特教学校的毕业季,这些“小老师”也会被邀请来,一起

分享这份喜悦。

牵挂不止,声声相续。志愿者成了特教学校的常客,每次到访都如同赴约一般,甚至不会因为时空距离而改变。

“一位志愿者离开了哈尔滨,还把自己的朗读录成光盘,邮寄回来。”“耕读绘”发起人刘英说,每颗志愿之心都是一粒珍珠,把珍珠串起来的,是对孩子们共同的牵挂。

最近一次绘本课上,任丽群给孩子们讲起霍金的故事:“以后遇到困难,你们会怎么做?”

“不抛弃,不放弃!”

孩子们异口同声,响亮且坚定……

“给他们一缕阳光,他们会回馈一个温暖世界。”任丽群说,孩子们心底的纯真、善良和美好,比我们更丰盛、更强大、更富足。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公益献声者,通过一些线上小程序,录下自己的朗读,把声音传递给更多盲童孩子。

很多孩子可能不知道这些志愿者的名字,更看不到他们的容貌,却清楚记得每个人的声音——或欢快,或温柔,或知性,或幽默,充满爱与力量。

(据新华社)

用心感受,一座“看不见的博物馆”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展览。

展厅如暗室一般没有丝毫光线,参观者甚至看不见眼睛只有几厘米的物体,更不要说脚下的参观步道。每一件展品都靠参观者用手触摸去感受,第一次进入展厅的参观者免不了为这种黑暗紧张,觉得参观的过程是如此漫长。

别担心,这场“伸手不见五指”的展览是在模拟盲人的视觉体验。18日,在北京汽车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主办的“闻·悟北京”之“博物馆里看时光流转”系列活动的重头戏——“看不见的博物馆”主题活动在此进行。在盲人讲解员的引导下,观众们体验到了一座“看不见的博物馆”。

“请大家猜猜,刚才摸到的是什么?是什么材质的展品?”盲人讲解员王志华问起参与者的

感受。大家猜测“有两只耳朵,是兔子吧”“刚才感觉好像是一个青铜壶”……当这场黑暗中的“参观”结束,灯光亮起,眼前的展品和大家猜测的相去甚远,也引发了在场观众的热烈讨论。

“刚才大家触摸到的是青铜器‘猛虎食人卣’的仿制品,它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目前流失在日本。想必大家在触摸的时候,心中的形象一定和实物差距很大吧。”王志华笑着对参观者说。

在这座“看不见的博物馆”里,普通参观者在盲人讲解员的带领下进入由遮光幕布营造的全黑暗主体展区,触摸多种材质的展品、脚踩人工草坪和“甲板”、倾听周围气流变化的细微波动、感受耳畔风声带来的速度、体验不同的空间环境变化。

最后,大家进入圆形复明体验区,在“有声有光”的状态下,重新体验博物馆中的文物。

王志华告诉记者,对于盲人来说,失去视觉的生活并非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单调。“我们除了视觉之外其他感知能力会变强,对声音、触感、湿度、温度都会有比普通人更加灵敏的体验。我们能够使用手机,乘车出行,也能感知四季,逛博物馆。”王志华说,“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体验让普通人了解我们盲人的体验。”

本次展览的策划人李则思介绍,今年开展的“看不见的博物馆”主题活动,思考如何让盲人从被“帮扶对象”成为博物馆中的“主角”。

“去年我们希望能够帮助盲人走进博物馆,偏重的角度是如

何用形象化、比喻化的讲解词,让盲人朋友能够感受到展品的形状和尺寸等具象。今年我们‘反向而行’,‘邀请’参观者从盲人朋友的角度去体验博物馆,给视力正常参观者一次特殊角度的体验。”李则思进一步解释,以往我们已经习惯以单一的视觉感官去接收生活中的信息,在逛博物馆的时候也是如此。今年的这项体验有助于普通观众跳出主观认知,跳出眼见为实的刻板印象,调动所有感官感受博物馆多维度的魅力。

参观者除了触摸展品之外,还得以在参观过程中聆听来自正阳门博物馆的雨燕鸣叫、来自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永乐钟声、来自西山大觉寺博物馆的诵经声和智化寺的京音乐。

“仅凭在黑暗中的触摸,难以

拼凑出一件展品的形象。想象和真实的巨大差距,给我强烈的触动。最开始‘失去’视觉,有一种对未知的恐惧感,后来其他的感官感受开始变得敏感。我听到了钟声、鸟叫、水流、诵经、音乐……对文博之美的认知变得更全面了。”一位观众这样表达体验感受。

“通过‘沉浸式’非视觉体验,可以使参观者对展品在触摸和聆听的同时,启发和鼓励人们从多个维度理解博物馆传递出的精神和文化,也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我们的生活。”李则思说,“只有让更多人‘看’到盲人的世界,才能设身处地为这个群体设计服务。我们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盲人朋友们走进博物馆,像普通人一样接近文物,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精神遗产。”(据新华社)